

歷史與空間

文：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為群

人文世相

文：許俐麗

採來紅豆，粒粒分明藏錦繡

——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

「愔愔室」是已故香港著名古琴家蔡德允女士的書齋名稱，她自題〈愔愔室記〉云：「此余琴書自之所也，屢經離亂未嘗廢焉，雖得失聚散，飽歷悲歡，身心交瘁，而特此斗室，以容吾膝，以維吾心，以避吾生，以寄吾情，菟裘云乎哉。」蔡女士1905年生於浙江湖州，2007年病逝香江，享年103歲，是難得的高壽。她擁有傳統文人的文學藝術修養，擅書法、詩詞、古琴，客居香江超過半世紀，雍容閑雅地為本地的古琴傳承畫上了重要的一筆，當今大部分香港琴人皆出自其門下。過去對她的關注多集中在古琴方面，至於她的詩詞，除2003年由其古琴弟子劉楚華教授編輯出版了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外，歷來討論相對少。

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古色古香，一函兩冊，線裝製作，共收錄蔡女士250篇詩詞、題、跋、散文，全書以毛筆抄錄，揮灑着她的個性和對書法的特定審美追求，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時代與生命印記。女士對詩詞的興趣是得自其母及姨母的，據說，小時候當她聽到母親和大姨母吟誦古典詩詞，便自己學着，後來研讀《白香詞譜》，按圖索驥，逐步嘗試創作，興致勃勃，甚至「每趁空暇，即於心中造句，復就生活日常所見所感，盡託於詞……斯其時也，耽嗜之深，竟至床頭放備紙筆，半夜夢迴，偶得佳句，便即記下，練習之熟，遂入其門。」又說：「余於學習之餘，亦常請前輩指點。」其實學習詩詞創作，應該從感性的吟誦開始，因吟誦對掌握詩詞韻律和詩詞語感很有幫助。可惜今天我們的新一代對讀詩寫詩都提不起興趣，我想關鍵是他們的生活、學習環境缺乏這樣的氛圍。讀着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，越發覺得時代在疾走飛馳！

1937年，女士一家為逃避日本侵華戰爭從上海來到香港，直至香港淪陷後才返回上海，並於1950年舉家重臨香江，她一生的過半歲月都在這南方小島上度過。兩卷的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，記錄了她不同階段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。第一卷收錄的是1943年至1950年香港淪陷後返回上海居住的作品，多寫傷春悲秋、閨閣閒愁、嘆老、憶昔懷感、詠物等，並有一些思父、題畫、酬贈之作。第二卷則是定居香港後1954年至1987年的作品，多記與南來文化人的琴會雅集，亦有較多題畫、和韻酬答之作。同時寫了一些思鄉思親的詩詞，敘事抒情直率真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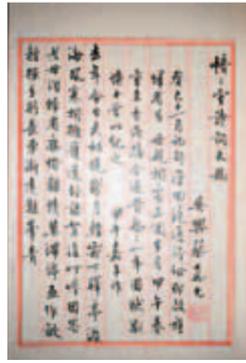
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卷一末云：「檢閱舊作頗多無病呻吟之作，應刪者自多，當再細閱

之。」自覺這時期有不少無病呻吟之作，大概是指那些傷春悲秋、閨閣閒愁、嘆老的詩詞。的確內容、情感相類的詩詞不少，我認為很可能是模仿宋詞的情調在練筆，後來讀了蔡鴻曾教授的《蔡德允傳》，始知他也有類似的推測。當然從這方面去想是有點道理的，因為宋詞多寫傷春悲秋的內容，多讀自會受影響。不過，假如我們稍為留意，便知那時候她剛經歷了兩次戰亂，消極不安的情緒難免。試看〈憶江南〉：「奇偶數，枯菀總由天，瓦釜黃鐘無定論，明珠荳蔻漫呼冤，得失等閒看。」感離亂中人世無常，遂自我開解要「得失等閒看」。又〈浣溪沙〉：「捲起珠簾月不明，一窗風雨一燈青，三千華髮欲星星。好景樓臺成瓦礫，廢池芳草亦榛莠，舊愁重疊與雲平。」寫經歷戰亂後的情景，人心的創痛舊愁疊起高與雲平。其父親蔡止穆先生於1935年去世，當時她30歲，已為人妻及人母。暫居香港回滬後對亡父常有思念，寫了幾首感人肺腑的詞，其中〈水調歌頭·思父〉：「宿草散空碧，明月照孤墳。惆悵十一年裡，苦緒總紛紛。八載中原鼎沸，三載飄零海外，遷播感蹄輪。倘黑寒知得，老淚恐沾巾。夜台寂，樓以側，覓無痕。除非有夢，談笑難似舊時真。兒學瑤琴能撫，更喜新詞圖譜，親在未曾聞。舉首無消息，望眼濕行云。」向亡父訴說十一年的離亂變化，如泣如訴的表情，真切動人，末二句尤催人淚下。

1949年後，大量文人南來，周士心在〈盲翁徐文鏡〉一文說：「大家聚集在香港這塊暫時的安樂土上，那兒香花野草，紛然雜陳。日子久了，氣味相投的文化人，猶如潤澈之鮑，相繼以濕，彼此照顧……」蔡女士移居香港後，也成為其中一員，與這些文化人常有雅聚唱酬，她在詩詞中提及的有徐文鏡、蕭立聲、劉春草、周士心、張幼詩、宋心冷、姚莘農、吳因明、鄭水心、潘重規等。雖尋得志趣相投的朋友，但作客之感仍揮之不去，在《蔡德允傳》中，她提過居港的日子裡，那份疏離感從沒減退。並曾於詩中道：「縱使還鄉親已逝，誰憐長作嶺南人」、「不是佳兵多禍亂，問誰肯捨古神州」。經常思念家鄉，惟有希望在夢裡歸



《愔愔室詩詞文稿》



蔡德允女士手跡

省，可憐夢醒更傷心！（「夢醒費思量，夢到家鄉，夢醒何曾到」）卷二開首抄錄的是1953年首次，也是最後一次歸鄉省親的十首七言律詩，這組詩毫無矯飾，真切感人，將歸鄉時的一情一景、所思所感，平白如話毫不隱諱地記錄下來，更感其率直可愛。例如寫路途中的驚惶自憐（「問誰驗關心暗恐，和衣伏枕夜無眠」、「莫是承平遊樂事，風塵萬里要人憐」）、歸寧心切（「端整行裝類檢點，爭先只恐下車遲」）、與母共聚之歡愉（「三年別緒從頭訴，促膝聯床話萬千。夢醒喜傍慈母宿，簾開共看玉蟾圓」）、惜別之情（「心香默向著天禱，後會期承菽水歡」）等，道盡海外遊子的鄉愁難思。

蔡女士主張寫詩詞以表達思想情感為主，用字、選詞、用典要力避濫濫僻。值得一提的是她寫了不少詠物詞，如詠芭蕉、電扇、鏡、殘月、水仙、蝴蝶、燕、霧等俱有別趣，例如她筆下的電風扇是：「晴空閃爍日初長，揮汗對驕陽。靈機一點，風開處，玉肌寒。午夢清涼，籌策縱橫，白羽孝思，堪助黃香。漫吟詩句慰愁腸。添韻自琅琅。頻翻繡素，催人寫，儘低徊，宛轉商量。轉眼金風乍起，驚心扇扇借藏。」一下子風扇也變得如此典雅有情致。

今年恰逢蔡女士仙逝五周年，重閱兩卷詩詞，除了看到這位異代不同的新移民散發出優雅與豐富學養外，更深深地感受到離別親帶給她沉重的感情負擔。文稿只收到1987年的作品，也許之後她已是「閱盡興亡態自閒」，就不用再多費言語了！

（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）

神婆與小人

他年紀輕輕就幹了不少事，32歲拿了臨床醫學博士後，又跑去英國唸了MBA，就職於一跨國公司，收入金領，一直順風順水。問他時間分配有無妙方，他稱「關鍵別惹小人，你可省去不少工夫。」

這一次，是他的頂頭上司實在欺人太甚，尊嚴被踩在腳下，遭此橫禍令人唏噓。他是最不信鬼神的，身為醫學博士後，一直把神婆當笑料。但此次碰到這麼狗血的人，工作被攪得烏煙瘴氣，他被逼出一腦門子汗，夢裡都喊打喊殺，親朋戚友雖然憤憤不平，卻還比較冷靜——告訴你，這種壞蛋一輩子做出了人家幾輩子的壞事，你別一時衝動，找黑道潑他硫酸更是不搭調，若再弄個自殺，為一個混球而死，太虧了！去，到香港，找個神婆打小人，出一口惡氣，等着看現世報吧。

被勸得多了，他硬著頭皮從內地跑到香港銅鑼灣，蹲在神婆面前，助他驅趕小人，迎來貴人。

據說他拜的是「專業打手」職業神婆，能通神。每年一到驚蟄，在昏暗的鵝頸橋底下，她一定坐在那，擺著神龕，放著紅桔，插著香燭，供著觀音，嘴裡唸唸有辭，一條龍的隊伍排著等候。他與神婆談好價錢，給多，她就多拿，給少，她就曲著一條厚厚的背脊不動彈，對他不理不睬。

神婆坐在小凳上聽他說事由，然後插上香，雙手合十，用木棍在地上劃了一個圈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他把凳子往前挪挪，不得其解。神婆取出一張繪有男女身形的「小人」紙，放在側臥的磚頭上，撿起腳旁已「服役」多年的破高跟鞋，在地上敲了三下，雙眼看著他。

這又是什麼意思？

「小人仔何時生辰啊！」神婆有點不耐煩。這下算是聽出點意思了。是指要教訓的那個混人？那個混人生辰八字裡，藏有什麼故事？他立刻在腦海裡翻創這個「小人仔」所有情報，然後報上這個「小人仔」的八字屬地，以便神婆總攬全局，找準問題，現場辦公。

神婆垂下眼簾，如來佛祖，武聖關公，土地菩薩……諸多神聖名號都喊上一遍以後，取一隻放在地上的紙虎，「餵」一點擺在地上的豬油，然後將「小人」塞入虎口……然後閉上眼，咬緊牙關，兇巴巴地高舉那隻釘了鐵釘的破高跟鞋，猛擊黃色紙小人，發出「啲啲」巨響——打你個小人頭，等你有氣無得抖！咚咚！打你隻小人手，等你有仔無得湊！咚咚！打你隻小人腳，等你有鞋唔識著！咚咚！打你個爛肚屎沒屁眼，不怕爛手爛腳，不怕爛腸子爛屁股！咚咚！打你無不無聊，喪不喪德，自己游手好閒做嘢，如今到處長瘡疥也嘢？咚咚！打你無不無聊，喪不喪德，自己游手好閒做嘢，如今到處長瘡疥也嘢？

似乎那個小人也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她竟敲得高跟鞋斷成兩截，敲得周圍事主人瞠目。小人撞在她的檯口上，死不死！

剎時「小人」被擊得稀爛，神婆即刻將它裹在紙老虎裡，一把火燒了……

「死小人！」神婆對著火苗，啐了一口。

他看得心驚肉跳。誰敢惹她？小人見了她不躲得遠遠的？他好像突然釋懷了。

他起身告辭。神婆叫住他，說了一句話：小人叫人頭疼、噁心，像鞋裡的沙礫，倒掉就妥。想讓小人難受你就要多開心，知道嘛？話說回來，你真正的對手，是有實力的同事，這點要真真呀！

他傻乎乎地醒過來。



香港不少市民趁「驚蟄」到鵝頸橋「打小人」。

文藝天地

短載

文：瑜翼

康復日記 (三)

2011年12月27日 陰

殘聯的通知終於來了，說我可以到寧波第九院去做康復了。26號接到通知，我們27號早晨梳洗完畢，吃了幾個包子當早餐，就像12號早晨一樣準時出發。出門前噴了朋友送的雙旦禮物迪奧的「真我」香水。我真。做真實的自己吧！就像這日記一樣，我會將最真實的感受一一記錄下來，然後發給《文匯》副刊的小島，看看能刊登在哪裡？這個時代需要最真實的東西，而不是經過刻意包裝的。

坐在父親的車裡看見雲中的太陽如矜持的美人般猶抱琵琶半遮面，任人千呼萬喚也不出來……12月27號，不正是我的生日嗎！我隱隱覺得巧合，想起鍾醫生的診室也是27號，如此思忖着，心中不禁暗暗祈問上主「會不會給我另一次的重生呢？」

到了醫院，一個醫生說我要免費做復健的話，只可以一周做兩次。交接完一切手續之後，我開始做康復，醫院給我配置的主治醫生是一個姓宣的女醫生。

宣一開始給我鬆緊手腳，使我全身放鬆下來。我的右手自從青春後就特別緊，只要一碰東西就會越掐越緊，平時都要戴手套不然就會抓傷自己，常會把自己的臉和左手抓出一道道血痕。小腦出了問題的人多半出現一種「反射」現象，你的大腦思維想的是向左，而小腦的控制神經偏讓你往右去。好像你的大腦和小腦在對抗，到最後整個人都躺在那裡非常難受！

宣弄了一會兒就讓我躺在一張像床板的儀器上用帶子把我綁緊，然後床板就直立起來。耶穌是十字架，而我這是一字架。剛開始胸前還有一塊橫

板可以放手，但我覺得不舒服，後來沒再裝上。

長期的坐姿，已使我膝蓋的韌帶無法拉直，綁在床板上時被硬硬壓直的，綁着時平躺和站着都還可以，最疼的是鬆開來彈回去的那一刻！我站了兩次，第一次二十分鐘左右，然後把床板搖下來，我就綁着躺上面；休息五分鐘左右，又繼續搖上去站着。宣在我站着時就離開了，中間來過一次也只是簡單詢問了下情況，最後都是我媽把我放下來，鬆開雙腿時疼得眼淚都快下來了，宣也沒過來幫我放鬆下！宣幫我運動的時候倒很盡力，可也要有始有終吧？！這樣甩手不管了算什麼？

隨後的三天都是一旁的張給我做放鬆的，他一直「姐姐」、「姐姐」地叫我……

張看上去性格豪爽是個很可愛的大男孩兒——光看外表他絕對比我大很多，現在別人看我都只有十七八歲。呵，想我怕是天山童姥的轉世了；唉，出來混，始終要還的！哪怕只是在小說裡的作惡呢！？

作者簡介

江南女子，自幼患小兒硬凍症，後來更導致腦癱。此後的二十幾年都幽閉在家，沒有上過學，通過看電視的字幕一點一點認字，然後自學電腦、上網、打字等。

《康復日記》是最近她又踏上了求醫之路的記錄，希望給自己也給世人一些鼓勵。

浮城誌

文：深深

都市

我走在尖東街頭，冷風掠過發紅的臉頰，只留下如針刺般的痛楚。我抬頭望向夜空，烏賊把天空弄得漆黑一遍，不知道星星們又躲到哪裡去呢？我從口袋中掏出顫抖不已的手機，泛白的螢幕上有一則新的信息，毫無感情的文字映入眼簾。這個城市正在死亡，你相信嗎？我垂下眼簾，手指敏捷地在鍵盤上游走，我不知道。

每個故事都會有個結局，這個都市都不例外，二零一二年也許是萬物的結局，就讓我拿起相機，透過鏡頭看清這個世界，拍下這個城市最美最真實的遺照。我隔著人潮漂流，就像是搖曳在海底中的海草，隨著海浪而擺動。

不知不覺，我就來到了尖東海旁，這兒擠滿了人，大家都期待著望向夜空。「砰」的一聲，大紅花就綻放在夜空，剎那的光輝照亮了人們的眼睛，但埋藏在眼底下的陰霾依然無計消除。我退到人群的後方，替大夥拍下了一張照片。

儘管煙火有多璀璨，最終都要墜落於海面，不留痕跡地消失。光與影總是不能分割，在照片中，人們的背影都很落寞，看來煙火也是消不掉藏在背後的苦澀及荒涼。雖然煙火很美很耀目，但我們永遠都要抬頭才能看見。最終，煙火落幕，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，天上的東西不必去追，低著頭專心地

走自己的路，仰著頭走只會摔下來。我默默離開人群，悠悠地嘆了一口氣，聚在這裡的全都是為生活而勞碌，在這個繁榮都市中掙扎求存的可憐人。

我慢慢地走着，四周都是一座座高聳而冰冷的玻璃大廈。有人說，這些都是繁榮都市的象徵，彷彿一旦繁榮起來，溫度就要被捨去似的。人們都穿著黑白衣服，踩著高跟鞋和皮鞋，不是在都市中待久了，人都會像這些大廈一樣被公式化呢？是不是全都成為只會賺錢的熊貓人？熊貓是國寶必須好好保護，這些披著熊貓皮的人也不例外，因為有了他們，都市才會變得繁榮。事實上，繁榮都市的確有溫度的，就是金錢的熾熱，熾熱得讓人瘋狂迷失。

街道上遊人多得泛濫，不管夜有多深，這個都市的引擎好像永遠都不會關掉，是個不折不扣的不夜城。放眼望去，都是使人眼花缭亂的景象，但是總覺得少了點東西。對了，就是綠！我好像在附近都尋不到一棵像話的樹。我在某個轉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棵小樹。我摸著枯燥的樹幹，是寂靜、沒有心跳的。小樹早被人們的繁榮折磨至死。樹是可憐的，即使死了以後，屍體依然被人用繩拉直，永遠都困在這都市中，至死都不能離去。一棵棵佇立在都市的小樹，全都是一條條的乾屍，是一件件可怕的裝飾品。

在路旁，有一個老婆婆跪在地上，她有一頭花白的亂髮，穿著滿佈補丁的衣服，以及一雙開口的鞋子。她以乞求的眼神看著路人，盼望哪個好心人能拋下幾個銅板。我蹲下來，把一張二十元放進她那空得可憐的飯碗，但是這位婆婆的尊嚴是不是只值二十元這般低微？突然，一位師奶走到我旁邊對我說：「小姐，你不用這樣好心！這是專業乞丐，你這樣做，只是在縱容他們！」我別過頭來，不願去理會她，只覺得天氣好像又變冷了些。到處霓虹燈高掛，人們都穿著漂亮衣裳，這是多麼繁榮的景象啊！但是有一些人卻被城市所遺忘，被遺棄到最荒涼的角落。

夜愈來愈深，人都漸漸變得疏落，一個駝背的老頭揹著塑膠袋從暗巷中走出來，低著頭去搜索每一個垃圾桶，找出一個個的寶物。我拍下了這個景象，這老頭和剛才的老婆婆，與繁榮的都市構成了極不和諧的畫面。冷風徐徐吹來，我想這就是繁榮都市中的荒涼吧！

我搭上末班車，車外的景象、所有繁榮的景物都攪拌成黑色的麵糊，不停地攪拌，把我的思緒都攪到亂糟糟。我拿出手機想著，這個城市也許真的正在死亡了。我望著窗外，繁榮都只是虛象，埋藏其中的荒涼，有誰會留意到？

詩意偶拾

文：蕭融

春之聲

藍色天空下
屬鳥的少女
兀自成熟
如灌漿的果實
濺出幸福的和聲

陽光在指尖流瀉
給一朵朵花兒命名
一段打開的記憶
有時也很安靜



嬌柔的小花散發出春天的氣息。 寶希偉攝